



和观众发现，用上海话演绎的戏剧作品，有它特有的魅力和风情。太多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上海人表达，只有上海话，才能在舞台上传递。与此同时，除了语言带来的熟悉和亲切感，在剧场里集体怀旧，也成为了看上海话舞台剧的重要乐趣。《繁花》舞台上，那些密密匝匝并且绕着圈的电线杆、老弄堂里支出的衣架，法国梧桐树叶细密的纹路，这些和上海密不可分的意象，都成为了舞台上的细节。理发店、搪瓷缸、弄堂口的小板凳和蒲扇，多媒体动画里有石门路拉德公寓、大自鸣钟西康路、茂名路南昌公寓、24路电车、国泰电影院，种种细节，更唤起一种上海的怀旧感和集体记忆。“除了可以听到正宗的上海闲话，观众也可以通过看剧，了解上海的地域文化，以及上海人生活的一种精致，对生活的一种渴望，或者说，对生活方式的一种追求。”主创团队认为沪语并不是“噱头”，而是一种最佳载体，带领观众回顾走过的城市之路，也再次重温上海最温馨最烟火气的市井生活，从中看到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，以及属于上海人的生活智慧与方式。在追《繁花》的过程里，荣广润也被剧中的真实性打动，“里面的道具、场景没有经不起推敲的。这对舞台创作同样有所启发”。同时，他提醒主创团队，沪语

并不是唯一的“制胜法宝”，故事质感与作品质地才是关键。语言只是媒介，语言所讲述的地域特色和城市文化才是能够引发观众共鸣的要素。

在舞台上看到身边的故事、身边的人，上海话，让所有这些，都更近了一些，也更真实了一些。“经过这些年，《繁花》的观众从戏剧观众逐渐拓宽到了更广阔的人群。”马俊丰注意到《繁花》有些特别的出票规律：每轮第一天的票房往往没有很亮眼，但到了第二天就会激增。“先看的观众为我们做了‘口碑营销’。”他表示，“《繁花》的故事本质上就是上海的故事，里面出现的人，以及他们之间迸发出的稠密的情感依旧在我们身边。”

“我们一季一季地排，中间留出给观众喘息的空间和我们提高的时间。”每一轮演出，马俊丰都会在网络平台上浏览评论。难得的是，《繁花》的评分随着演出的进行不降反升。香港场落幕后，有观众留言：沪生最后撕毁的书信落在姝华下台的地方，零落的碎纸就好像她的人生。“看到这句话我非常受触动，我们安排的伏笔被观众看见了，实现了真正的呼应。”马俊丰认为，“连演”是《繁花》最合适的打开方式，他也憧憬着，“第三季诞生后，观众一天之内看完三季，参与一场真正的《繁花》盛宴”。



话剧《繁花》
第二季剧照。